

在那个难忘的初夏

张颖

外交官亲历

在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之际,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由于我的丈夫章文晋长期与美国官方打交道,机缘巧合,让我成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971 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就是其中之一。



1984 年基辛格(右二)出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时,与章文晋(右一)、冀朝铸(左一)及本文作者合影。

由于从基辛格抵达中国到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之间的 6 天时间需要绝对保密,外交部严格规定:凡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参与接待基辛格的人员,一个月内不许回家,对没有参加接待组的任何人都不得谈及此事。

6 月中旬以后,接待人员住进钓鱼台,周恩来总理也常在晚上来这里检查工作,并一起研究问题,常常通宵达旦。

章文晋那时很忙,研究美国情况,准备谈判材料,制定并草拟公告稿的多种方案,那段时间,我们虽然同住钓鱼台国宾馆,但除了吃饭时间,很难见面。

基辛格到北京后要下榻钓鱼台国宾馆 5 号楼。“文革”期间,钓鱼台国宾馆几乎不接待外宾了,庭院荒芜,楼房失修,5 号楼因是周总理“文革”中来此办公稍事休息的地方,所以保持得完好整洁。

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让我们几位女同志布置和改善室内外环境。我们更新了地毯和沙发,布置了会客室和会议厅。为了体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民族特色,在大厅摆放了明代的紫檀木条几,所有画作都换成清代名画,在基辛格的起居室陈设柜里,放了十多名名贵古玩,有明代的青花瓷器,清代的景泰蓝和玉器,还有殷商青铜器等。室外环境的美化让我们犯了难,因为“文革”期间钓鱼台中原有的草坪花卉都毁掉了,连树木都不再修剪。我们只好请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战士帮助清理打扫庭院。几盆盆栽花木还是从一位园林工人家里借来的。

7 月 6 日深夜,文晋回到我们在钓鱼台的住所,让我立刻为他准备出差用的衣服,还特别嘱咐多带几件白衬衣,我立刻明白他要去接基辛格来华。前几天,领导一直在考虑派哪位同志去巴基斯坦更合适,文晋也在备选人之列,因为他既是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官员,又曾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所以最后决定派他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也是意料中事。从做出决定到正式出发只有几小时了,我赶紧返回家中,收拾好一只手提箱,赶回钓鱼台,待我熨好衬衣,文晋他们一行 4 人就匆匆登车赶赴机场了。

7 月 9 日中午,基辛格抵京,我们几位接待人员也来到南苑机场。那天去机

场迎接的有叶剑英、黄华等同志。机舱门打开,我看到文晋陪着基辛格走下舷梯,后面还跟着美方两个保镖和 3 位高级助手。基辛格及助手和叶剑英元帅握手,他们既想放松可还是显得紧张。汽车开到舷梯前面,叶帅陪着基辛格和一名译员上了轿车。车队迅速离开机场。中午,叶帅陪他们用午餐,大概已向基辛格透露,下午即由周恩来总理和他们会谈。抵达中国当天就能和周恩来见面,这是基辛格没有料到的。

下午 3 时,周总理来到钓鱼台 5 号楼,基辛格在门口等候。那时的基辛格看上去精力旺盛,一头卷发,戴着黑边玳瑁眼镜,身体还没有发胖,显得年轻。周总理轻松自如地和他紧紧握手,随即进入会客大厅。基辛格从那个高大的保镖手里拿过公文包,坐到长桌边,他拿出足有三英寸厚的发言稿,令在场人都万分惊讶:如果要读这些谈判稿,得花费多少时间?谈判开始,周总理面前只有几页提纲,他潇洒自如地侃侃而谈,既有条不紊、逻辑清楚地阐明我方观点,还不时开点儿小玩笑。这样一来,基辛格也逐渐消除了心理上的紧张,不再翻阅那一厚沓谈判稿了。交谈中,双方虽然时时出现分歧,但能够坦诚交换看法,虽有争论却不吵架,所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赞周恩来总理是非凡的外交家。

基辛格秘密来访期间,文晋一直和基辛格一起工作,还陪他们参观了故宫,那天故宫谢绝其他游客进入,专为基辛格一行开放,这让他们特别高兴。从那以后,章文晋与基辛格就更加熟悉了。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中美两国之间由此掀开新的历史篇章。

1983 年章文晋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时,基辛格已经离开国务院,但他们仍经常见面。基辛格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许多中国政府官员或重要代表团到了纽约,都会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每逢中国使馆有重要活动,他都会从纽约赶来参加。章文晋有时还专程到纽约,向基辛格请教或共同探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友谊日益加深,而这友谊的种子正是播撒在 1971 年那个难忘的初夏。

轻舞飞扬贺新春

晓光

于是,成立一支俄罗斯职业女子舞蹈团成为人们的共识。时任莫斯科库斯特拉达剧院芭蕾舞部编导的娜杰日金娜受命组团,并出任团长和艺术总监直至 1979 年去世。

有着丰富舞蹈表演和编创经验的娜杰日金娜,凭借其诗人般的灵感和对俄罗斯传统民间舞蹈的深刻造诣,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小白桦”舞蹈风格。她编排的舞蹈既像娓娓道来的民间故事,又具恢宏壮阔的历史气象,她用银色的小白桦树,烂漫的山花,晶莹的雪花和优雅的动作,来描绘俄罗斯的大自然,表现俄罗斯民族独具的热烈与纯洁。

“小白桦”的名称来自于民间,它是观众在看到舞蹈团的第一部作品——俄罗斯少女环舞《小白桦》后,因喜爱它而叫响的。于是“小白桦”成了舞蹈团的正式名号,这部作品也成为日后团里的保留节目。60 年间,“小白桦”舞蹈团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倾倒观众无数,被誉为“俄罗斯最美的名片”。

中国观众对“小白桦”有着特殊的情怀。“小白桦”曾多次访华,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 1955 年秋冬在中国的首度亮相。在两个多月的巡演中,中国观众对这株挺拔俊秀的“白桦树”刮目相看,人们惊喜于舞蹈大师娜杰日金娜的天才创作,赞赏那简洁明快、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民族旋律,叹服艺术家如梦如幻的舞蹈语汇,特别是姑娘们神奇的“云步”,似脚踏滑轮,如行云流水,整齐划一,尽显俄罗斯女性典雅高贵之气。“小白桦”的在华演出赢来如潮的好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前往天桥剧场观看,并同演员会见合影,留下一段友好佳话。

为了回报中国观众对“小白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喜爱,同时也为了纪念她的创始人娜杰日金娜诞辰 100 周年,“小白桦”将此次访华演出的主题定为“娜杰日金娜经典回顾”,所演节目均为当年娜杰日金娜创建“小白桦”时的成名作。浓



“小白桦”经典作品——《链子舞》。

“我们仍将奋起”

——观底特律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

管克江

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启动了美国新的里程。不久前我去底特律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参观,又重温了他们的历史故事。

博物馆全名为“查尔斯·莱特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除设有 7 个展厅外,还定期举行研讨会、音乐会和其他文化活动。“我们仍将奋起”是这个展览的主题。沿着展厅的指示前行,恍若时空的长河中徜徉,回味着从史前人类史,到殖民地美洲蓄奴,从黑人的奋起抗争,到赢得平等权利的一段段悲壮历程。

展厅的第一块展板上赫然写着,科学家根据对全世界各人种的线粒体 DNA 检测发现,非洲人的基因最古老。这就表明,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从非洲迁移出去的。人类基因最终可以追溯到 12 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如果说这种迁移是文明的散播,那么另一种“迁移”则是对文明的亵渎。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我登上了一条“船”。船上,非洲人惨遭鞭笞,被打上烙印,他们被关在狭窄的笼子里漂洋过海。船靠港,他们被送到喧闹的街边,像牲口一样地接受检查,贩奴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将他们“出售”。

第一批英国殖民者抵达美洲大陆是在 1607 年,12 年后,第一批黑奴就从非洲辗转贩卖到了弗吉尼亚。200 多年后,美国 15 个蓄奴合法州的总人口是 1200 万,奴隶人数却达 400 万。在“主人”眼里,黑奴如同牛马一样。19 世纪的一份《查尔斯顿报》上的广告词这样写道:“一个女人,做饭、洗衣、熨烫都拿手。为人稳重老实,不会逃跑。只卖给乡村买主,价格低廉。”

从被押解上船的那天起,黑人的抗争就开始了。一轮反抗被镇压,新一轮反抗以更猛烈的方式再兴起。博物馆中一幅地图显示,黑奴通过“地下铁路”逃往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北方城市,并得到了一些开明白人的同情和支持。

1860 年,反对黑奴制的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他的政治主张引起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强烈不满,遂爆发了南北战争,1861 年 9 月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黑人兄弟,他们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1865 年《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然而,在此后 100 多年的时间里,美国黑人仍在种族歧视的阴影下生活,他们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息。

1870 年美国男性黑人获得投票权;

1947 年第一名黑人运动员出现在棒球大联盟赛场;

1963 年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

1964 年约翰逊总统签署《民权法案》,取消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政策;

1965 年参议院通过《投票权法》,打破束缚黑人投票的最后枷锁;

1967 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一次由一名非洲裔人士担任;

1990 年弗吉尼亚州州长威尔德成为美国首位非洲裔州长;

2008 年 11 月 4 日美国选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

底特律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是妇产科医生查尔斯·莱特。1965 年,他和同伴在一间简易板房里成立了“第一国际非裔美国人博物馆”,第二年,博物馆在密歇根州巡回展出,引起轰动。如今博物馆面积已扩大到 1.1 万平方米,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专门研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博物馆。

展览主题“我们仍将奋起”源自女诗人玛雅·安吉罗在 1995 年参加百万黑人大游行时朗诵的诗句——“鼓起掌来,让我们走到一起敞开心扉,让我们走到一起重振精神,让我们走到一起净化心灵……祖先提醒我们,尽管有痛苦的历史,我们是前进的民族,我们将会奋起。是的,我们仍将奋起。”领我参观的志愿者米歇尔为自己是一名非裔美国人而自豪,她对我说,黑人总统上台不能改变所有的不平等现象,少数族裔仍需继续为合法权利奋争。

开车离开博物馆,不经意间听到车中收音机正在播报的消息:美国国家档案馆在研究资料中发现,白宫最初的建造者大多数是黑人奴隶。不知道 200 多年前,黑奴兄弟在给白宫添梁加柱时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一个与他们肤色相同的人,能够叩黑白宫,堂堂正正地成为这里的主人。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左下图:17 世纪初,大批非洲黑奴被贩卖上船,送往美洲大陆(版画)。

中图:华盛顿林肯纪念馆中的林肯坐像,让人们清晰地记住了这位解放黑奴的伟大先驱者的坚毅目光。 管克江摄

右下图:1963 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国际副刊

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使晚会始终沉浸在欢乐愉快、昂扬向上的热烈气氛中。充满诗意的俄罗斯少女环舞《链子舞》,以少女手臂自如变化出的连环,表现着俄罗斯妇女温婉、端庄的性格,揭示着生活的哲理;《漂亮女人》中的 24 位姑娘用变幻无穷的彩色披肩和出人意料的地队形变换向世人宣告:真正的漂亮女人不止于温柔美丽,还拥有智慧的力量;粗犷奔放兼具诙谐幽默的男子舞蹈《车夫舞》,《卡德利尔舞》,彰显出俄罗斯男子汉的自信与豪迈,演员飞旋腾翻的绝技,令观众目不暇接,掌声连连。

舞蹈戏剧《四季》是晚会的亮点。舞蹈讲述着俄罗斯春夏秋冬的民间故事,展现了俄罗斯大地四季更替的美景,其结构编排精湛巧妙,时而抒情,时而奔放,动静交错,自然流畅。这是舞蹈大师娜杰日金娜的巅峰之作,自她去世以后,便一直没有再完整地呈现于舞台。此次来华演出,是《四季》多年后首次在国外亮相。

晚会进入尾声,剧场内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当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悠然响起时,场内几乎所有观众都随着乐曲的节奏击掌而和。欢快的《喀秋莎》、激越的《卡林卡组曲》,还有俄罗斯艺术家深情演唱的中文歌曲《难忘今宵》,一首首耳熟能详的乐曲拉近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强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房。50 多年前,“小白桦”以婆娑的舞姿,让国人初识俄罗斯民间艺术的魅力,今天,作为推动中俄友好的文化使者,“小白桦”在中国大地上继续传递着春天的气息,收获着友谊的果实。

“难忘今宵,告别今宵,无论新友与故交,明年新春再相邀……”大幕在歌声中徐徐落下,人们祝愿“小白桦”青春不老,并期待着与她的下一次相邀。

柬埔寨著名古迹吴哥窟,有幸去过两次。一次是 8 年前,带着《真腊风土记》和柬埔寨地图,一路上像蜜蜂采花一样收集所有关于吴哥时代的信息。从暹粒机场到吴哥城,路边随处可见那种建在一两米高的木桩上,用稻草或棕榈叶覆盖的高脚屋。如今,高脚屋不见了,光膀子站在小屋前,看汽车驶过的皮肤黝黑的孩子们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档次的酒店与衣着整齐的服务生。

旅游条件好了,导游水平高了,游客多了,一些损毁严重的古迹也在修复。在柬埔寨人民和平稳定的生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佳绩感到由衷高兴之余,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那就是,品味鉴赏的时间少了,想象力大打了折扣。这折扣固然由于有了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还有导游过于详尽的介绍等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手上有了一台高级数码相机,总是惦记着照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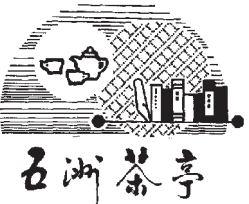
游览古迹最重要的是细心品味鉴赏,利用已有知识发挥想象的空间。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面前,外国人也照相,但那是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而中国游客的脚步从来都是来去匆匆,来了仿佛就是为了拍照,拍完马上走人。如果一个人去了哪里,你问他感觉如何,他一定会让你去看他的照片。难怪有嘲讽旅游的诤语说:一到宾馆就睡觉,一到景点就拍照。其实,游者与古迹间,应该是“相看两不厌”的心灵观照,照相只是等而下之的事。要说拍照,普通人一般都难与专业摄影师相比,如果真想看照片,互联网上任意一个搜索引擎都可了却你的心愿,大可不必千里万里地去追寻真迹。

也许正因为人们把旅游简化为照相,于是有了各种“山寨”版的名胜古迹。日前闻说有孟加拉国富豪重金打造了“山寨”版泰姬陵。我不知道那位富豪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为了满足普通游客的照相愿望。就个人而言,宁可远远地瞥一眼真实的泰姬陵,或者就是看它的照片,也不愿去看那作伪的东西。因为追寻真迹的目的就在于要置身现场,聊发幽思。没有现场的“山寨”版名胜,不仅毫无鉴赏价值,有时甚至还会倒了胃口。

前年去印度,朋友带我去泰姬陵,从新德里到阿格拉,200 多公里,赶了半天的路,却适逢周五穆斯林礼拜,不让进。于是只能绕泰姬陵走一圈,坐在亚穆纳河边等一会儿流水,捡几片维修泰姬陵废弃的白色大理石。可我们并没有任何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的失落感。

游览名胜,寻访古迹,是为了内在的精神需求,而不是物质欲望与虚荣心的满足。所以,过程往往是最美的。不久前踏访约旦“玫瑰城”佩特拉,两山之间长长的赛格小道,时宽时窄,正可谓曲径通幽。穿过“一线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为恢宏壮丽的石雕建筑卡滋涅陵墓突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铺垫,这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头有着惊人的相似。没有赛格小道,佩特拉想必会大为失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领略奇伟瑰怪的过程,也是磨砺精神,激发斗志的过程,说穿了,也是心灵的探寻。



从旅游照相说开去

江岸